

林慶彰 主編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輯刊

五編

林慶彰 主編

第4冊

朱熹醫、易會通研究

楊雅妃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朱熹醫、易會通研究／楊雅妃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目 2+168 頁；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五編；第 4 冊）

ISBN：978-986-254-033-6（精裝）

1. (宋) 朱熹 2. 學術思想 3. 中國醫學 4. 易學

125.5

98014794

ISBN - 978-986-2540-33-6



9 789862 540336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五 編 第 四 冊

ISBN : 978-986-254-033-6

朱熹醫、易會通研究

作 者 楊雅妃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 年 9 月

定 價 五編 20 冊（精裝）新台幣 33,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朱熹醫、易會通研究

楊雅妃 著

作者簡介

楊雅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文學博士。研究領域為朱子學、易學、宋代理學、國文課程與教學。曾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提　　要

體證天理，容或有不同的研究進路、思考方法，然其所對準的核心價值趨向，必須是清晰而明確的。後世譽為宋代理學集大成者的朱熹，其接觸醫說、探勘內丹之學、深化易學思考，可以說，正是從不同角度檢證其所持論的理學核心價值。

本書指出，後世隨著朱子學躍居官方地位，作為理學價值的「陽主陰從」之說，在朱熹之後，明顯地為醫家所接受，以陽為本、「陽氣既固，陰必從之」，成為指導醫學的先驗理論基調。此外，朱熹跨出了義理易學的立場，肯定《易》為卜筮之書，且涉獵圖書易學，並一改劉牧「圖九書十」之說，據其理學立場的體用說法，以〈河圖〉為數之體、〈洛書〉為數之用，此後，朱熹「圖十書九」的講法取代劉說，成為定論，且為醫家把握數理規律，提供另一種思考的可能。

必須說明的是，朱熹在不同領域的研究中，能否順利達到理論的成熟是一回事；其所持論的觀看視角之方法進路，又是另一回事。本書探討的重點在於：朱熹面對傳統醫學（包含丹道養生之說）與易學的重要經典文本，能否適宜地運用其觀看方法，指向其所預設的核心價值所在，並希冀以此作為研究朱熹思想的一個可行進路。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一、醫易會通研究的可能	1
二、朱熹醫易會通的可能	3
第二節 研究範疇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5
一、研究方法	5
二、研究步驟	6
第二章 朱熹與研醫風氣	7
第一節 宋代理學家研醫風氣	7
一、醫儒相通的時代背景	7
二、宋儒對內經的關注	13
第二節 朱熹研醫關注	16
一、儒醫文化現象下的朱熹	16
二、醫說對朱熹理學的深化	20
第三章 朱熹與內丹思想	27
第一節 宋代丹道之風	27
一、宋代道教之風	27
二、宋代道教內丹學	33
第二節 朱熹慕道情懷	36
一、結交方外高士	36
二、醞釀慕道情懷	40
第四章 朱熹與圖書象數易學	49
第一節 宋代圖書象數易學	49
一、宋易河洛先天學的先導	50
二、陳搏的象數之學	55
三、邵雍的先天之學	57
第二節 朱熹易學思想	60
一、堅守義理易學	60
二、探勘數理易學	62
三、肯定象占易學	72
第五章 朱熹醫易會通基礎	77
第一節 象數與象數學	77
第二節 醫易象數學	81
第三節 象數思維	85

第六章 朱熹醫易會通之太極思維	93
第一節 醫家太極思想	93
一、藏象何處是太極	93
二、太極思想引入醫學	95
第二節 朱熹太極思想	96
一、超然會太極	97
(一) 太極圖說解	97
(二) 西銘解	99
二、展開太極論辯	102
(一) 無極而太極	102
(二) 朱陸太極論辯	104
(三) 皇極之辨	109
三、總結太極之辯	110
第三節 朱熹醫易太極思維	112
一、物物一太極	112
二、朱熹太極思維	114
第七章 朱熹醫易會通之陰陽象數思維	117
第一節 醫家陰陽思想	117
一、醫家之氣	117
二、內經陰陽象數思想	119
(一) 三陰三陽之象	120
(二) 陰陽整體聯繫	122
(三) 陽主陰從的發展	124
三、內經五行象數思想	125
(一) 五行藏象系統	125
(二) 五行聯繫關係	127
(三) 陰陽五行的關係	129
第二節 朱熹陰陽思想	132
一、理學立場的陰陽思想	132
二、丹道立場的陰陽思想	137
第三節 朱熹陰陽象數思維	144
一、朱熹象數思維	144
二、朱熹陰陽思維	150
第八章 結論	153
附錄：朱熹醫易大事記要	157
主要引用及參考書目	161

第一章 緒論

就生命角度而言，易學展現了中國生命哲學的智慧，中醫學則呈現了中國生命科學的精華。易學與中醫，這兩個不同領域的學科，在天地人的整體觀照中，有其內在的相關性與一致性。本論文以「朱熹醫易會通研究」為題，將於此章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範疇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漢書·藝文志》著錄醫經七家，二一六卷；經方十一家，二七四卷；房中八家，一八六卷；神仙十家，二〇五卷。由此觀之，漢代以前，傳統醫學尚包含有房中術與神仙方術在內，這便涉及到傳統養生學的部分。

一、醫易會通研究的可能

《黃帝內經》包含了《素問》與《靈樞》兩部分，並在陰陽、五行等符號系統上，建構了中國人體生命科學，奠定醫易互通的可能。

《素問》七篇大論——〈天元紀〉、〈五運行〉、〈六微旨〉、〈氣交變〉、〈五常政〉、〈六元正紀〉、〈至真要〉，以六十甲子為週期的「氣象醫學」，與《易緯》中〈通卦驗〉、〈乾元序制記〉等篇之卦氣說有著繼承關係。《素問》七篇大論與《易緯》卦氣說，皆肯定「人與天地相應」的整體觀念，認為生活於天地之間的人們，在漫長的歲月中，逐漸適應大自然節候的步調，發展出相應的生理規律。此外，《周易》取類比象的方法論及陰陽學說，更為中醫學探討人體生理時，提供理論依據與結構模型等參考價值。

然而，「醫源於易」或「醫易同源」之說在宋代之前並不明顯。唐代孫思邈《千金要方·大醫習業》認為，凡欲為大醫，除了熟諳《內經》等醫著外，「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並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註 1〕}孫氏此言，只把《周易》視為名醫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內容。時至宋代，古代醫學文獻或因毀損於五代戰火，或因年代久遠，傳抄謬誤，亟待整理。宋代理學家所興起的研《易》風氣，及其面對經典的基本態度，對於醫學界啓迪甚多。

《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之精義，極大地開展金元時期醫家的思想。不囿於前人所制訂的古方，靈活地考量時空環境因素，創造出與臨床實踐相應的醫學理論與治療方法，此乃醫學史上盛況空前的學術爭鳴時期。值得注意的是，面對傳統經典——《周易》，宋儒疑經、解經的態度與方法，確實為往後醫界面對古代醫學文獻時，提供更為寬廣、彈性的思考空間。

宋代以降，隨著對《周易》與《內經》的深入探討，援《易》以談醫理，幾已成為共識。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劉完素在《素問玄機原病式》序中便曾提到：

自古如祖聖伏羲畫卦，非聖人孰能明其意二萬餘言？至周文王方始立象演卦，而周公述爻，後五百餘年，孔子以作〈十翼〉，而《易》書方完然。後《易》為推究，所習者眾，而注說者多。……易教體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綱五常，醫教要乎五運六氣，其門三，其道一，故相須以用而無相失，蓋本教一而已矣。（《四庫全書》第七十四冊，頁 705～706）

劉氏之說，實認定易、儒、醫存在著相互會通之道，其對《周易》，大抵採取開放吸收的態度。

醫易會通的全盛時期，當推明代。李時珍撰寫《本草綱目》時，充分運用了八卦卦象與陰陽五行原理，探討藥物特性；與李時珍同時的張介賓，編次《類經》，便廣採漢易與宋易中之象數模型，闡發天地陰陽之理，並對與天地陰陽相應的人體「藏府經絡之曲折」，「發隱就明，轉難為易，盡啓其秘而公之於人」（《類經序》，《四庫全書》第七十六冊，頁 2～3）。為了進一步闡明醫易會通之理，張介賓尚著有《類經圖翼》與《類經附翼》，鎔鑄《周易》象數與義理之學，予以闡明，充分展現醫易會通的全盛氣象。

〔註 1〕 《古今圖書集成》：第四十六冊，藝術典第五二一卷，頁 5488。

二、朱熹醫易會通的可能

朱熹博覽經史，出入百家，其研究《周易》，多為人所知；然而，其於醫學方面的接觸，似未引起後人太多關注。朱子學對醫學所產生的影響，近人郭藹春在其主編之《中國分省醫籍考》（上冊）中提到：

江西婺源縣是宋代理學家朱熹的故鄉。考亭之學，一向受到封建王朝的推崇，因之明清兩代文化一直受到它的影響。婺源醫家甚多，醫家著作竟達一百二十餘種，佔江西總數的四分之一。可見婺源文化對江西醫學的發展不無影響，這也許是研究江西地方醫學的特點所在。^{〔註2〕}

郭氏雖認為江西婺源是朱熹的家鄉，然而，福建才是他長居之地。郭氏從統計學角度作此判斷，主要凸顯一個重要觀點：作為官方哲學的朱子學與醫學的關係，值得作進一步討論。

中醫之要，首在防範未然，宋代理學家雖不等同於養生家，然而，他們具有豐富的醫學知識，對於養生方法亦頗有心得。元代鄒鉉《壽親養老新書》便曾記載朱熹、邵雍等人的養生之談：

晦翁語錄或云：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四庫全書》第七三八冊，卷二，頁340）

邵康節詩云：花木四時分景致，經書萬卷號生涯。有人若問閒居處，道德坊中第一家。（同上，卷三，頁376）

康節先生詩云：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知君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同上，卷四，頁378～379）

又明代高濂《遵生八牋》卷一中記有陸九淵、真德秀之語：

《象山要語》曰：精神不運則愚，血脈不運則病。

《真西山先生衛生歌》：萬物唯人最為貴，百歲光陰如旅寄。自非留意修養中，未免病苦為心累。何必餐霞餌大藥，妄意延齡等龜鶴。但於飲食嗜慾間，去其甚者即安樂。（《四庫全書》第八七一冊，頁355）

研《易》，乃宋代理學家共同關注所在；通醫，又為理學中人雅好之道。基於此，並以朱熹集理學大成的特殊身分之故，筆者認為，醫易會通問題不僅值

〔註2〕 轉引自徐儀明：《性理與岐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18。

得深入處理，「朱熹醫易會通研究」當具探討之價值。

本論文以「朱熹醫易會通研究」為題，將時間斷代置於宋朝，並選擇以朱熹為研究對象，主要基於以下幾點考量：一、醫易在理論層次上探討會通問題，所涉及的基本範疇，多為理學體系中所有，集理學大成的朱熹，在這方面適足以提供更為寬闊的觀察角度。二、理學家的治經、疑經、研經態度，對於探討古代醫學文獻典籍，具有重要啟發意義。三、朱熹晚年對於《周易參同契》的關注，及其相關養生之說，一方面展現其易學思路的轉折，同時也凸顯內丹派易學對醫學產生的可能影響。

第二節 研究範疇

以宋代為時間段落討論「醫易會通」命題，必然要正視理學思潮所帶來的衝擊。必須說明的是，本論文乃就理論層面探討「醫易會通」問題。

宋代對於古代醫學文獻典籍的研究，主要分成三個方面：《內經》、《難經》、《傷寒論》。此處考量到《黃帝內經》乃中國第一部醫學理論典籍，其於建立理論體系的過程中，吸取並發展了《周易》陰陽學說、取象運數等思維方法，以奠定醫易會通的基本格局；加以朱熹本身談論理學觀念時，對於《內經》之文多所援引，因此，本論文處理朱熹醫易會通問題時，醫學典籍方面主要就《黃帝內經》來談。

此處探討《黃帝內經》中所具有的醫學哲理，作為宋代文化思潮的一部分，無可避免地，將與同時代理學思潮有所接觸。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對於《周易》自有其研《易》路數，而面對《內經》等醫學典籍，如何由博返約，以期在更高理論層次把握醫、易相通之道，理學基本範疇體系適足以提供其對話之基礎。

就研究範疇而言，本論文主要通過「太極」、「陰陽」等範疇的研究，一方面就理學基本範疇來談，另方面以此討論醫易學之相關命題，可謂從醫學、易學、理學等方面觀察朱熹思想。

理學，以「太極」為宇宙本原，陰陽五行，天地萬物，皆由此演變產生；醫家朱震亨亦認為：「先儒謂物物具太極，學者其可不觸類而長，引而伸之乎？」（《格致餘論·吃逆論》）^(註3)足見，「太極」乃探討朱熹醫易相通之重

^(註3) 收錄於《四庫全書》第七四六冊，頁671。

要關鍵；至於「陰陽」範疇，往往與「五行」相提並論，因此，本論文提到「陰陽」範疇時，乃是談「陰陽」且駁舉「五行」。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在目前可見的論文中，談論醫易會通者，不乏研究成果，例如：周繼旨〈從易學思維模型看中西醫區別與醫易會通〉、〔註4〕李申〈周易與中醫關係略論〉、〔註5〕顧植山〈中醫學的起源與醫源於易論〉、〔註6〕薛公忱〈略評醫易同源及醫源於易〉、〔註7〕蕭漢明〈醫易會通之我見〉〔註8〕等文；直接以醫易為題的專著，則有張其成《易學與中醫》；〔註9〕從理學角度談論中醫者，徐儀明《性理與岐黃》〔註10〕可資參考。然而，以朱熹為醫易會通研究者，目前卻未見實際成果，因此，筆者以「朱熹醫易會通研究」為題進行探討。

一、研究方法

理論或學說的形成，可以從概念、命題等具體理論層次觀之，也可以從基本思想，甚至思維方法進一步把握。處理朱熹醫易會通問題時，必須正視一個觀念：醫易之間不能只是簡單地比附，更重要的是，從理論層面把握其相通性，檢討二者間方法學，甚或思維方式等更高層次的理論探討。對此，張其成曾指出：

醫易會通的交點，只能是在深層次的思維方式層面。從理論載體上說，這種思維方式導源於《易經》，定型於《易傳》和《內經》，發展於漢以後，尤其是隋唐以後的易學與中醫學（最高代表作是張介賓的《醫易義》）。〔註11〕

誠然，理學方面傑出的哲思境界，大大地提高人們認識事物的深刻程度，而朱熹醫易會通研究，表現在思維方法上，則需從既有傳統思維方式中，確立

〔註4〕收錄於《國際易學研究》，1997年第三輯。

〔註5〕收錄於張其成主編：《易醫文化與應用》，華夏出版社，1995年。

〔註6〕同上。

〔註7〕收錄於《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1995年第二期。

〔註8〕收錄於《周易研究》，1994年第四期。

〔註9〕張其成：《東方生命花園——易學與中醫》，中國書店，1999年。

〔註10〕徐儀明：《性理與岐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註11〕張其成：《易學與中醫》，中國書店，1999年，頁234。

出既適用於《易》、亦適用於醫的思維方式，且該思維方式必須是朱熹思想中所實際運用者。

大致說來，易學分為象數與義理兩派，以人體自然生命為研究對象的醫學，在問診、臨床經驗總結等需求上，尤須一套理論思維模式以體現醫道哲理。易學象數派的取象、運數等思維方法，對醫家實裨益良多；然而，取象所據、運數之理，實未能與義理截然劃分。因此，本論文處理朱熹醫易會通問題，乃是就理、氣、象、數為主的思維方法來談。

二、研究步驟

本論文基本架構，主要分成幾個大方向來處理。

首先，對於朱熹所處時代環境背景而言，分成「朱熹與研醫風氣」、「朱熹與內丹思想」及「朱熹與圖書象數易學」三個部分探討。主要參考資料，來自於對朱熹生平傳略的整理，舉凡年譜、語類、文集等資料，就此原則予以分類，而非按其生年逐一介紹。

其次，筆者認為，唯有處理醫易間的思維模式及理論問題，方能從事更高層次的意義探討，而非停留在粗淺的比附關係。故而，在確立「朱熹醫易會通基礎」一章之後，便從朱熹醫易會通之處談起，並分作「太極思維」與「陰陽象數思維」。必須說明的是，在處理朱熹醫易會通問題時，狹義地說，是醫學與易學在理論層次上的會通；廣義地說，則包含了醫、易與道教內丹學。（註 12）

[註 12] 關於此點，朱伯崑的析論甚為具體，其言曰：「宋代以後，道教內丹派易學開始受到儒者與醫家的注重，宋儒易學也對道教內丹派易學起到了促進作用。以程頤為代表的義理易和以邵雍為代表的象數易，及以陳搏為代表的道教易，對金元時期和明代的中醫藥學產生了重大影響。」（朱伯崑主編：《易學基礎教程》，廣州出版社，1993 年，頁 393）

第二章 朱熹與研醫風氣

本章以「朱熹與研醫風氣」為題進行探討，首先指出宋代理學家研醫風氣，以為朱熹接觸醫說的背景敘述；其次，瞭解朱熹接觸醫說的情況。

第一節 宋代理學家研醫風氣

唐末五代以來藩鎮割據的局面，隨著北宋政權的確立而告結束。社會相對穩定，經濟得以發展，促使宋代在科學技術、哲學思想、以及中國醫藥學等方面，皆有長足進步。宋代為因應政權穩固之需，發展出一套文官統治制度，相當重視文士的培養，當時，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與作用更形重要。大量培養文士的結果，促成了文化科學蓬勃發展，其中，有一部分文士進入了醫學領域，大大地提高醫藥水準，此乃兩宋醫學發達的一個社會因素。

為後人所熟知、官至樞密院副使的范仲淹曾云：「不為良相，當為良醫」。士人知醫，在當時已蔚為一股時代風尚。另有政治家司馬光、詩人陸游、文學家蘇東坡、科學家沈括等，皆通曉醫學。由於文士進入醫學領域，宋代開始有「儒醫」之稱，此處將以理學家為主要關注對象，瞭解理學中人對醫學的接觸情況，進而把握朱熹接觸醫說的時代思潮。

本節以「宋代理學家研醫風氣」為題，將分成兩部分探討：一、醫儒相通的時代背景；二、宋儒對《內經》的關注。

一、醫儒相通的時代背景

有宋君王對於醫藥學多有濃厚興趣，風行草偃之效，一時之間，朝野上

下，均興起一股「醫學熱」。就實際作為而言，舉凡醫政設施、慈善療養機構、國家藥局、醫藥律令、醫學教育等，在在深化時人對於醫學的重視。

(一) 朝野上下的態度

自北宋以來，多位帝王均對醫藥學產生濃厚興趣，《宋史》卷三便曾記載道：「乾德改元，受命杜太后，傳位太宗。太宗嘗病亟，帝往視之，親為灼艾。太宗覺痛，帝亦取自灸。」^[註1]描述了太祖趙匡胤曾為其弟趙光義（太宗）施以針灸之術。此外，太宗本人亦熟悉醫道，在位之際，曾令翰林醫官整理前代方書，編成百卷本的《太平聖惠方》，並親為作序云：

朕昔自潛邸，求集名方，異術玄針，皆得其要。兼收得妙方千餘首，無非親驗，並有準繩。貴在救民，去除疾苦……朕居億兆之上，常以百姓為心，念五氣之或乖，恐一物之失所，不盡生理，朕甚憫焉。

（《太平聖惠方》御序）^[註2]

貴為九五之尊，猶能關心民瘼，體貼民心，為使百姓免於疾病所苦，廣羅妙方，親作試驗，宋太宗深好岐黃之術，在當時起著為天下表率之功。爾後，宋真宗亦曾數次下詔，頒行《太平聖惠方》於民間。

仁宗朝更敕命設立「校正醫書局」，以醫官掌禹錫、高保衡、林億、孫兆等人負責，對包括《內經》在內的歷代重要醫籍進行系統的蒐集、整理、考證、校勘；再者，又創官辦太醫局，進行全國醫藥普查，編纂《嘉祐本草》，統一針灸經絡腧穴標準等。《宋史》卷一七八也曾記載仁宗寬厚體民之胸襟，云：

嘗因京師大疫，命太醫和藥，內出犀角二本，析而視之，其一「通天犀」。內侍李舜舉請留供帝服禦。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竟碎之。又蠲公私倅舍錢十日，令太醫擇善察脈者，即縣官授藥，審處其疾狀予之，無使貧民為庸醫所誤，夭闊其生。（頁4338）

值得注意的是，「理學」正是產生於宋仁宗慶曆年間，當會接觸到這股醫學熱潮。

據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載，亦可見當時民間藥鋪售藥之普遍。其中提到東京（今開封）有「李生菜小兒藥鋪」、「山水李家口齒咽喉藥」，及專

[註1] 楊家駱主編：《宋史》，中國學術類編，鼎文書局，頁50。

[註2] 宋·王懷隱等編：《太平聖惠方》，卷一，（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年），頁2～4。

售美容藥的「張戴花洗面藥鋪」和專售丸藥的「百種圓藥鋪」等。若再就北宋張擇端所繪《清明上河圖》觀之，尚有治病而兼售生熟藥的「趙太丞家」之圖，當時，東京唯井子劉家藥肆規模最大，「高門赫然，正面大屋七間」，最為著名。此外，鄰里巷曲之間，亦有為數不少的藥攤子兜售藥物。

雖然宋代朝野上下極為重視醫學，但宋代以前的士人，即便精通醫道，卻不願被視為醫家。例如，東晉時期清談領袖殷浩，擅於經方，卻不願為人治病，即便偶一為之，卻又立即燒毀經方。時至唐代，韓愈在其〈師說〉一文中，猶有「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之語，可見當時候對於醫術仍以雕蟲小技視之。

這種情況到了北宋，則有了一百八十度轉變，竟出現了「醫而優則仕」的現象。明代徐春甫《古今醫統·儒醫》記載道：

慶曆中有進士沈常，為人廉潔方直，性寡合，後進多有推服，未嘗省薦。每自嘆曰：「吾潦倒場屋，尚未免窮困，豈非天命也耶？」乃入京師，別謀生計。因遊至東華門，偶見數朝士，躍馬揮鞭，從者雄盛，詢之市人：「何官位也？」人曰：「翰林醫官也。」常又嘆曰：「吾窮孔聖之道，焉得不及知甘草、大黃輩也？」始有意學醫。〔註3〕

慶曆年間，進士沈常慨嘆「窮孔聖之道」，不若「知甘草、大黃輩」，毅然學醫。可以推知，當時醫學所受重視的程度。

（二）理學家們的關注

「理學」，北宋時期一股新的社會思潮，體現了當代精神所寄。其特徵，表現為對漢唐以來章句注疏之學和篤守師說的反動。宋代文士大膽突破漢唐「傳注」，從「舍傳求經」到「疑經改經」，為學術界注入一股新鮮蓬勃的發展風氣。此處談論理學中人對於「醫」的關注，是由慶曆至熙寧的二三十年間談起，據以瞭解：理學在形成發展過程中，其接觸當時蔚為風氣的醫家之說，是否因此激盪、開展出不同的學術視野。在理學家眼中，經由為官之途以達經世濟民乃第一選擇，然而醫家懸壺濟世、救人活命，實亦殊途同歸；更何況，習醫養生，乃儒者修身之基本功夫。有此認識，以下便討論理學家（包含理學先驅們）對於醫學的看法。

1. 胡 璞

〔註3〕 《古今圖書集成》：第四十六冊，頁5503。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993～1059），曾有弟子就學京師，染病甚重，據《宋元學案》記載，該弟子：

就學京師，所齋千京，儂蕩而盡，身病瘠將危，客於逆旅。適其父至，問而不責，攜之謁安定（胡瑗），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教諭之以道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學矣。』視之，乃《素問》也。讀未竟，惴惴然懼伐性之過，自痛悔責。安定知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章，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勉勤事業！』

先生銳穎善學，取上第而歸。」（《安定學案》卷一，第一冊，頁 59）

胡瑗認為，「知愛身」方足以「修身」，而養生之道，可以先讀《素問》。《素問》乃是《內經》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知，胡瑗對於「醫」的重視。《宋元學案》另外提及胡氏弟子劉彝「知處州，著《正俗方》，訓斥尚鬼之俗，易巫爲醫」（《宋元學案·安定學案》卷一，頁 47）；又，陳高除了「潛心經術，尤深于《易》」外，尚「始建醫學，除太醫學司業」（《宋元學案·安定學案》卷一，頁 57）。由此可知，理學在盛行之初，便與醫學有著密切關係。

2. 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素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襟抱聞名。曾於宋仁宗朝官居參知政事。據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三記載，范仲淹嘗有不爲良相，則爲良醫的想法，其言曰：

嗟乎，豈爲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大丈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爲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爲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年全。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四庫全書》第八五〇冊，頁 753）

倘能「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固爲可喜之事；然而，若果未能得，則莫如良醫「行救人利物之心」。范文正公「不爲良相，則爲良醫」之言，對於當時士子，具有莫大鼓舞作用。蓋宰輔之位難得，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但耕耘岐黃醫術，裨益世人甚眾，療君親之疾、解貧民之厄、養己身之性，同樣是